

印度洋探險記



(法國) 乔治·布隆 著

出版 社

K14
13982

印度洋探险记

[法国] 乔治·布隆 著

宋成民 徐泾源 译

王晓东 徐桃林

丁祖永 校

海洋出版社

1993年·北京

034267

377

2082/12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航海家乔治·布隆撰写的世界海洋探险故事集之一。

作者根据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以优美生动的笔触，在读者面前再现了一幅印度洋开拓发展史：达·伽马为开辟通往印度的航路，掀开了印度洋的探险活动；英、法殖民主义者为了争夺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财富而大动干戈；随着殖民掠夺而产生的猖獗的海盗活动；为获得商业贸易的利益展开的欧亚之间的帆船竞赛……最后，作者以满腔的热忱，颂扬了维多·杜马独自一人驾驶小船，沿着“咆哮的南纬40度”环球航行的大无畏精神。

这套探险丛书内容十分丰富，视野广阔，故事情节真实生动、引人入胜，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信息性、趣味性很强的海洋丛书。不仅适合广大读者阅读，还可作为青少年学习世界历史、地理、航海知识等方面的参考读物。

(京)新登字087号

印度洋探险记

〔法国〕乔治·布隆 著

宋成民 徐泾源 译

王晓东 徐桃林

丁祖永 校

*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200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

*

ISBN 7-5027-2714-0/K·86

定价：5.20元

目 录

寻宝.....	(1)
英法大决斗.....	(56)
海盗共和国.....	(94)
约瑟夫·德·克尔格伦的悲剧.....	(122)
苦役犯和妇女.....	(152)
运茶竞赛.....	(171)
最后一艘“海盗船”.....	(198)
最不可思议的功勋.....	(230)

寻 宝

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人看上去也不算高，但粗壮结实。尽管船舱里很热，几乎透不进一点新鲜空气，但他留着胡子，并总是穿着深色的厚衣服。他像船上所有的人一样，身上发出一股臭汗味，因为已有三个星期没有洗澡了。这位28岁的航海家，外貌像一个中年人。他戴着一顶黑色鬃毛帽子，平静的面孔上有一双乌黑的眼睛，显得很威严。1497年8月，这艘船正沿着非洲西部海岸航行。

船舱根本不像现代大轮船的船舱。舱里的桌子虽然铺着桌布，并有一把扶手椅，也还是不那么舒适方便。没有舷窗，白天光线只能通过敞开的门射进来。门旁有通往甲板的舷梯。变天的时候，只好关上门，点起提灯，一点就是一个通宵。吊床很短，设在一个类似壁龛的凹室里，床下放着一个大小便用的铜制容器，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这种奢侈品。船舱里还有一个图书室，它同我们现代的图书室大不一样，这只是一个钉在隔墙上的扁平长木箱。箱子里的书都是平放的。这些书都是包着软书皮的一叠一叠的羊皮纸或厚纸，因而不能竖放。箱子里大约有50种图书。船舱的主人从中取出了一本放到桌子上，然后坐在扶手椅上，凭借从敞开的门射进来的微弱光线认真地读起来。这本书他已反复读过几十遍，书中的每一个字母都经过书法家们的仔细加工、用奇妙复杂的笔法书写出来的。今天，只有少数行家才能看懂。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个人吧。28岁的瓦斯科·达·伽马是一支小船队的队长。这只小船队由四艘船组成，从葡萄牙开往印度。我们从瓦斯科和他的伙伴们所记述的材料中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探险的历史。我们知道许多详情细节，有些情节看起来很奇怪，不大合乎情理，而有些事情则令人厌恶，因为15世纪的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情绪，同我们的观点和情感是有明显差别的。不过，假如这些人处于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对我们的许多行为也会觉得奇怪，难以置信，甚至感到厌恶的。尽管我们很难去到他们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是要随同瓦斯科·达·伽马一起去旅行，因为他们那次旅行比哥伦布的旅行有更大的影响。“现代史正是从瓦斯科·达·伽马的探险开始的。”著名的英国作家托因比^①这样写道。

关于地中海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大家有许多论述；它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文明史；困难在于必须挑选出最可靠、最有意思的叙述。而印度洋的情况则不同：几乎没有专门论述它的著作。对它很久以前的许多事情，人们是不清楚的。

一千年以前，埃及人到彭特^②（红海）的旅行报告，是远征印度洋的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在讲述地中海时，我曾提到过这些资料。有关印度洋航行的最远古的文献资料，可以确定是公元一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旅行记》是一个不知

① 托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年)，一译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② 彭特 (Punt)——古代埃及对东非一个地区的称呼，大概在亚丁湾沿岸地带。

名的埃及血统的希腊人写的。当我们随同瓦斯科·达·伽马到达这些地方时，顿时就会想起这个人。

瓦斯科在他那不舒适的船舱里看的是什么书呢？他看的是一本情报汇编，这本情报汇编是一个名叫科维利扬的旅行侦探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给葡萄牙国王汝安二世寄来的。汇编的题目是：印度洋航行报告。

1448年汝安二世召来两个人，对这两个人的情况只知道一点：他们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

“你们必须探明，是否有从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搜集有出产宝石、香料和珍珠的一切国家的情报。同时，还要尽量查清约翰长老是什么人。”

约翰长老的名字是1050年首次传到欧洲的。谁也不知道，关于这个强大的基督教国王的传说是从哪儿传来的，似乎这个国王统治着亚洲的某个地方，并住在用水晶玻璃和黄金建造的宫殿里。后来，他的宫殿“迁到了”非洲。对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基督教国王，人们开始发生怀疑。汝安二世诏谕使臣去了解这个强大的基督教国王或他的继承者的情况，不过是敷衍其事以免后悔。而使命的前一部分——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寻找香料和珍珠，才是更加重要的。因此，科维利扬和派瓦（人们这样称呼两位使臣）接受了向著名的国王、包括向阿比西尼亚国王递交国书的使命。这些文献由几种语言写成，并刻在黄铜板上。

启程！前往巴塞罗那、罗得岛、开罗。科维利扬和他的同行者，由于阿拉伯语掌握得很好，没费吹灰之力便被允许加入商船队。这支商船队是要完成从开罗到红海北岸、然后再返回开罗的定期航行的。他们暗地里详细打听各国的情况，



28岁的探险队长，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沿着迪亚士开辟的航线，到达了印度。他的使命是“搜集关于各国的调料、香料和珍珠是从哪里运来的情报。”

打听“宝石、香料、珍珠”是从哪儿运来的；倾听神话般的故事；然而听到的只是大量的虚构，真实情况显得微不足道。入睡之前，他们把所听到的情况，反复加以琢磨。看来，他们分手之时，最有意思的旅行篇章就将开始，而他们的旅行路线很可能是在亚丁分开。

“我要到阿克苏姆去，也许，约翰长老就住在那一带地方。”派瓦说。

派瓦动身前往阿比西尼亚的山林地区，后来很可能就死在那里。科维利扬执行的第二项使命是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海路。每天都有载满货物、挤满朝圣者和窃贼的阿拉伯商船从亚丁开往东方。科维利扬从一艘沿岸缓慢航行的小船换乘另一艘小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先是到达伊朗，而后到达印度河，又沿印度西海岸线继续航行到达卡利卡特。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完成印度洋航行的葡萄牙人。

第二年，科维利扬返回开罗，在那里人们向他报告了（何人报告、如何报告的均不详，因为他的叙述中有缺漏。）派瓦死亡的消息；不久科维利扬接待了两个来自里斯本的葡萄牙犹太人，这两个人完全按照《斗篷与短剑》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优秀传统同他进行了联系。

“您的新使命是到达霍尔木兹，也许，那里有关于约翰长老的消息。我和您一同去，而我的同伴将把您的报告送到里斯本。”其中一人宣布说。

既然科维利扬接受了命令，并和他的新同伴一同前往波斯湾入口处的一个极小岛屿霍尔木兹，他们一定有书信和联络暗号。要走两千公里的沙路，还要到亚丁，还要乘坐阿拉伯小船。科维利扬在霍尔木兹详细打听约翰长老的消息，可

是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那也好，我要沿派瓦的足迹到基督教王国哈别什（阿比西尼亚）去。”有耐性的旅行家作出了决定。

他独自一人出发了，一连几年都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像派瓦一样死了吗？没有。1521年，被任命为驻阿克苏姆大使的葡萄牙贵族阿尔瓦雷斯向内古斯（哈别什皇帝称号）递交国书的时候，在宫廷里见到了科维利扬。科维利扬这时已成为受人尊敬的富商，并成了家，有了好几个孩子。

“皇帝待我这么好，我决定留在这里了。”

皇帝感到科维利扬是一个有智慧、有教养和阅历丰富的人，同他谈得来。这个葡萄牙人很快就明白，如果 he 不想丧失生命，最好还是留下来做一名受皇帝器重的亲信。

“我在这儿得到了幸福。”他对大使说。

但是，当大使谈到远方的祖国时，科维利扬流出了眼泪。为了不使皇帝生气，他只好把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埋在心里……

中午，瓦斯科走出船舱，沿着梯子登上了船尾的高层建筑。从这里可以眺望辽阔的海面。在左边，水平线的尽头，灰蓝色的天空背景下，是一条荒无人烟的、阴森的狭长陆地——非洲海岸。跟在瓦斯科的“圣·加布里埃尔”号轻快帆船后边的三艘探险船是：两艘轻快帆船和一艘圆型小货船。前面还有一艘轻快帆船。它不属于探险船队，在到达印度洋入口前很久就开始向葡萄牙返航了。

瓦斯科手里拿着一个铜制仪器，像是一只很大的钟。这是一个轻便星盘。他用铁环把星盘挂在桅杆上，根据太阳来

确定方位底盘的方向。要计算纬度必须知道太阳的高度。由于星盘不准确，得出的结果也只能是个概数。但对那个时代而言，这还算是最好的仪器之一。此外，为了更加准确，瓦斯科还利用了太阳的天体坐标（亚里锁王朝星座）。瓦斯科借助于《道路和高山》一书中复杂的经验方法，绘制了一些海洋图。在那些图上标有罕见的海怪和风向图。那些海洋图倒是非常好看，但很不准确。

他没有因为暂时缺乏可靠的地图而感到不安：因为瓦斯科跟随的向导，担任轻快帆船领航员的巴托洛梅乌·迪亚士本身就是一个航海家。十年前，国王汝安二世就曾派他出海执行以下任务：“命你沿非洲海岸到达海岸尽头的海角”。迪亚士通过了指定的航线，绕过了暴风角（后被汝安二世改名为好望角），然后返回葡萄牙。他的新任务是护送达·伽马的探险队到佛得角群岛，然后返回里斯本。“返回里斯本”这句话多少带有某种残酷的意味。为什么不派迪亚士率领船队去东印度进行最重要的探险呢？请注意一下威权最盛的国王的行为。通常，他们唯恐把一切荣誉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然而，国王为了嘉奖迪亚士的无私行为，任命他为圣乔治·达明要塞的总督，这个要塞位于几内亚湾岸边的一个多尘土的偏僻地方。确实如此，商人们经常把金沙从遥远的内地运到这个港口。

达·伽马探险队的准备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必须对付宫廷里的阻挠活动。

“从事冒险事业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什么不以几内亚海岸的开发为限呢？”

对此，拥护探险者提出了如下反驳：



葡萄牙国王汝安二世(1455—1495)。他继承了航海家亨利开创的事业，对非洲海岸的考察给予支持和拨款，其中包括赞助第一个绕过好望角的迪亚士的探险。

“这里进行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个资源丰富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应当去发现它，征服它，并让它改信我们的宗教。”

他们说的是“改信我们的宗教”。任何一个先驱者都会说出这些话。这是掩盖贪婪吗？也是，也不是。改信基督教的愿望同对财富的追求几乎总是相吻合的。如果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宗教信仰只是一种伪装，那么他们同伊斯兰教的斗争也就未必长久。

奥古斯特·杜桑曾写过三部或四部关于印度洋的著作，这些著作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他不只一次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从东方和远东往欧洲运送调味料和财富的过程中，有谁能比得上达·伽马和麦哲伦所建立的功勋呢？他自己回答：是威尼斯人。对东方的贸易，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要获得商品，需要经过复杂漫长的道路。如果能找到一条方便的海路，他们将会得到多么大的利益啊！他们有没有试图这样寻找过呢？要知道，威尼斯人一向是以优秀的航海家而著称的。“贪婪成不了足够强烈的推动力。”

瓦斯科·达·伽马的探险准备工作进行得很缓慢。有些人反对探险，而国王汝安二世未下决心对于反对者采取措施。1493年，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哥伦布炸弹”爆炸了。印度（当时那样认为）被替西班牙服役的热那亚人从西部打开。对于汝安二世来说，更为沉重的打击是，1483年哥伦布曾向汝安二世提出过要求得到海军大元帅的称号、在他发现的大陆上的立法权和十分之一的收入。这些要求太过分了，汝安二世虽然接见了，但把他赶走了。

“当初我最好答应他的要求。”

当然，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大声说出这些话，不过汝安二世确实正是这样想的。

“现在机不可失。”

但是，汝安二世已经没有时间了：还没有请准接见，死神就飞进宫殿，带走了国王，并一同带走了很早就被委任为探险船队队长的埃斯特旺·达·伽马。汝安二世的继承人马努埃尔二世不准备放弃这一事业：

“埃斯特旺的儿子来指挥。”

瓦斯科已满28岁。在那个时代谁也不会怀疑，达到这个年龄的瓦斯科已经相当成熟，可以领导一次大的探险。在这支小船队的全体人员（约200人）中，没有一个人想对船长的无限权力提出异议，因为船长出身名门贵族，并且是由国王亲自任命的。现在更深入了解一下水兵吧。

许多研究家常常过分夸大为这一类事业所招募的人员中犯罪者的数量。犯罪人数从没有超过6%。在瓦斯科·达·伽马的几条船上只有12个人分别被判处过死刑和无期徒刑。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些普通的渎神者。其余水兵则是由已故的埃斯特旺精心挑选的志愿兵。

“我需要最优秀的水兵。”

换句话说，就是一些不畏艰险、吃苦耐劳、蔑视艰难困苦、出过大海的真正男子汉。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职业士兵，其余也是会打仗、能开炮的人。1497年7月8日，小船队从塔霍河口出发。出发前一天，探险队全体船员在别林圣母大教堂做了弥撒，并接收了圣餐。他们知道，严酷的生活和危险在等待着他们，但是，财富和土著女人也可能在等待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只好同摩尔人为邻，这引起

了对享乐的漫无节制的欲望。诚然，发财和满足自己淫欲的前景，丝毫也不会降低他们的真正信仰。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圣者的名字和缝在船帆上的耶稣十字架可以时刻保证皇家探险队船员们的生路。探险队的三艘船“圣加布里埃尔”号、“圣拉斐尔”号和“圣米格尔”号（两艘为120登记吨，一艘为50登记吨）中，每一艘都装备有两排火炮。还有一艘大型运输船（200登记吨）。这艘运输船没有装备火炮，上面装的是食品（够吃三年！）和一些叮咣响的小玩艺儿，葡萄牙人企图用这些不太值钱的东西去换取更有价值的物品。

轻快帆船是船舶的一种类型，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些有名的飞机一样。这种船有十分优异的航海性能，容易掌舵，可以在离岸很近的海面上行驶，可以不下碇停泊，能经得住海浪对船尾的袭击。这种船是由恩里科王子，外号叫航海家亨利的船舶制造者发明的。但也有可能，是流传到欧洲的中国帆船的图画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瓦斯科·达·伽马在“圣加布里埃尔”号上又迎来了航海的第21天。瓦斯科和他的船员们发现，在左边的地平线上，非洲海岸在灰雾中渐渐消失了。跟在巴托洛梅乌·迪亚士的轻快帆船后面，小船队微微地偏向了佛得角群岛的方向。这是1497年7月29日或30日发生的事。

岸上有两三百个男人和女人等待着渐渐靠近的船只。这些人中有许多是黑人，也有一些白人和混血儿。约在40年前，一个为航海家亨利服务的威尼斯人发现了这个群岛。从此开始了异族通婚，葡萄牙人一方面没有种族偏见，另一方面，也像其他欧洲人一样从事贩卖妇女的勾当。

1497年在佛得角群岛停泊期间做了些什么呢？储备了淡水、水果、蔬菜、禽类和猪。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再靠岸。迪亚士向瓦斯科·达·伽马提出建议：

“请走另一条航线。我沿非洲海岸航行过。你们一直向南航行就可以绕过几内亚湾的无风区。这个无风区耽搁了我很长时间。然后向东拐，但要离开赤道一段距离，就象现在我们离开它这样大的距离。”

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应该顺流下驶到南纬30度的地方。瓦斯科船上有航海仪器，可以帮助他完成这样的航行。迪亚士和瓦斯科·达·伽马拥抱告别。1497年8月3日瓦斯科率领四艘船继续航行，直到1497年11月4日，他的小船队又重新靠岸了。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三个月。这么长时间的航行，在世界航海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哥伦布从拉斯帕尔马斯（加那利群岛）航行到圣萨尔瓦多（巴哈马群岛）用了36天的时间，他的惊慌失措的水兵们差一点儿就起来造反。然而在瓦斯科的小船队上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因为挑选的都是优秀的水兵。此外，他们知道，只要向东方航行，就一定会到达迪亚士已经考察过的非洲海岸。天气还不坏。水兵们组织了赛猪。后来把猪宰了，家禽和蔬菜也吃光了；船员们又只好吃腌牛肉和干豆。为了消磨时间，水兵们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还有的打纸牌和掷骰子。

到达南纬30度以后，瓦斯科·达·伽马开始向非洲海岸返航。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沿海岸向南再航行三四天，你们就会看到，由南部海角所限制的一个大的内湾。我们曾在那儿停泊过。”迪亚士

曾说过。

瓦斯科将要认识这个地方，11月8日小船队在圣赫勒拿湾抛了锚。

“野蛮人！”

根据瓦斯科·达·伽马的描述（古铜色的皮肤，稍长的脑袋，中等身材，十分发达的臀部）野蛮人指的是霍屯督（Hottentot）人。臀部脂肪多是他们的特征，不是病状，但对这种现象至今未能得到解释。这次停泊时间很短，总共只有一周。葡萄牙人用一些叮咣响的玩艺儿换来蔬菜、水果和家禽，储备了清洁的泉水。在这次航行中，利用各种形式与土著人建立了相互联系。在圣赫勒拿湾开始一切正常，但在起航前，关系却紧张了起来，在一次冲突中，瓦斯科·达·伽马还负了轻伤。

11月16日，瓦斯科·达·伽马下令起航，11月22日小船队绕过了好望角。他们鸣炮庆贺这一功绩。11月25日船在圣布拉斯湾（现代南非的莫塞尔湾，在现代开普敦以东300公里处）抛锚。瓦斯科·达·伽马命令将货船在这里搁浅，并用斧头凿毁，因为船上储备的食品已几乎全部吃光，它已失去作用。剩余货物和船员被安置到了三艘轻快帆船上。此项工作持续了13天。土著人常聚集到工作地点来。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臀部正常。他们牵来一些有点儿驼背的公牛。土著人同意用这些牛换一些小玩艺儿。交易之后大家载歌载舞。在鼓乐的伴奏下有时连瓦斯科·达·伽马也跳起舞来。

在不平静的海面上又航行了300公里（在有风浪的情况下，轻快帆船的航行很吃力），小船队在一个僻静的海湾里抛了锚。在一片灰色沙滩浴场上空，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孤苦